

1961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名单,“石刻及其他”一项,共有十一处,其中龔宝子碑和龔龙颜碑,排名第二和第三。两块碑竟然都在云南,都在曲靖,说到这个,当地人难免得意。不过,它们与排名第一的西安碑林,数量上是严重不对称的。

毫无疑问,光一个碑林,足以稀释二龔的含金量。还有那些不在名单中的著名石刻,譬如瘞鹤铭,譬如泰山金刚经。不管怎么说,曲靖能拥有这两块龔碑,没理由不骄傲。说老实话,要到曲靖,最向往的就是去拜访二龔,一说到要去看看龔宝子碑,看看龔龙颜碑,忍不住有些激动。

一个热爱文学的写作者,很容易找到与二龔的相通之处。龔宝子也好,龔龙颜也好,两块碑的共同特点,都是不隶不楷又隶又楷,古气盎然。喜欢二龔的拙中带巧,喜欢它的卓尔不群。事实上,我对排名并没多大兴趣,知道名气很大,知道近现代许多大书家都特别推崇。

在这两块龔碑上,更多的是一种特立独行的诗意。这种诗意不仅是“卓”,而是不群,与众不同。尊碑卑帖在晚清很有市场,其中关键,是大家无法再忍受千人一面馆阁书体,都不愿意再像唐人和宋人那样写字。关于书法,谁的字应该排第一,没什么硬道理。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早春时候,于东京青山的一个古董集市上,见到一套朱红漆器的木盒,百来年的旧物,落落大方,小盒是砚台盒子,大盒是文具盒子,梅枝缠绕,疏密有致,日本人特有的那种朱红,绵延着盛唐的风华。东西真是耐看,抱在手里,就放不下了,一路不释如缕抱回了上海家里。如今搁在柜子上,黄梅天的起居日子,从湿淋淋的枇杷色,转成馥郁幽深的朱红色。我是深切喜欢的。

春到茶靡,随友人辗转去了徽州,雨水汤汤的天气,友人领着,去访砚台。铺子在屯溪老街上,多年的老铺子,诚石屋。

也许因为是雨天的上午,屋内并没有客人,四下流动着一种廊雨的静谧。主人家客气,落座请我们吃茶,一边吃,一边顺手就抱过几块极品砚台来欣赏,石料细得腻手,众客人从内行到外行,人人触手惊叹。天下的好东西,是不用说不用教的,无人不懂,这个就是好东西最了不起的好处。见惯了好东西,人的格局气质,定规是不一样的。颇有些雕琢精细巧夺天工的华丽砚台,细细端详过去,真是云蒸霞蔚,小小一掌之上,经

重要的是有特点,仿佛十九世纪的文学名著,无论多优秀,我们作为新一代写作者,必须要有自己面目,卓不卓,优秀不优秀,那都是别人说了算,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不群”。

碑学之盛源于晚清,极极端的就是康有为。他称赞龔宝子“朴厚古茂,奇姿百出”,对龔龙颜更是好话说尽,在《碑品》中列为“神品第一”,下画如昆刀刻玉,布势如精工画人。面对二龔,我心里一直在琢磨,在回味。记得有一次,完全无意中,发现康有为的高考试卷,小楷十分漂亮,既然小楷写得那么好,为什么还要反对唐人的楷书呢。

康有为弟子徐悲鸿的观点,一脉相承,他表扬胡小石先生的字,说熔铸两汉晋魏,突过隋唐名家,而宋人的字写不好,显然是“太乏工力”。为了夸胡小石,徐悲鸿不惜损一下唐人宋人。前辈书家把字写好太容易,近代书法名家李叔同,就曾反复临习龔宝子,他或许正是从二龔中得到启示。

隔着玻璃柜,恨不能亲手去抚摸一下,毕竟看实物与看拓片,完全不一样。在龔宝子碑前,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回家以后,不管像不像,一定要洗手沐香,认认真真临习几遍。

最后说一句,龔体能够独尊南境,太幸运。在曲靖街头,到处可以见到龔字风格的招牌,它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符号。

访砚记

石磊

茶过三匝,众人纷纷起身绕室逡巡,细看屋内各色良砚。好东西很多,就不逐一写了,拉着主人家问,有没有日本来的砚台呢?主人家答,指给我看一幅大砚,尺幅有半张报纸那么大,说是回流的东西,原产于我国宋代,后来去了日本,最近又被买回来了。多少钱呢?四五十万人民币的样子。我听了惘然。一幅宋砚,迁徙流转,里面的盛衰因缘,不堪回首。低头在屋内又转了两个圈圈,然后还是去找主人家,再问,店里,还有没有其他砚台,是日本来的?主人家说有的,还有一枚。这次摸出来的,是个手掌尺幅的小砚台,打开木制的小砚盒,里面是一幅极致简白的普通砚台,没有一刀多余的雕琢,素面素心,稳得泰然。接过来捧在手里,看了良久。事后想想,那么简单的砚,根本没

6月中旬,专程前往福建的三明市,参加三明钢铁集团(三钢)成立60周年的庆典。在那里逗留三日,重逢阔别多年的工友,参观世界先进水平的炼钢、轧钢厂,抚今思昔,思绪万千。

1970年12月26日,我从闽北的顺昌县山区农村,进入三明钢铁厂,成为产业工人。

三明是福建中部的工业城市,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浪潮中诞生的。过去工业落后的福建,由此开始了工业发展,钢铁厂就是其中的重点工程。

三明是福建唯一的移民城市,大批来自全省各地和外省的建设者,共同打造了这个工业重镇,其中来自上海的各行业工人和技术人员,即所谓“支内职工”,构成了闽中的一道特殊风景线,当地的各个工厂和城市的各个角落都能听到上海话。三钢的技术骨干来自上海和鞍钢,我的岳父俞康意来自上海



美国旧金山的花街(钢笔淡彩) 杨秉辉

有雕什么,有什么好反复看的?人就是很奇怪,复杂个半死的东西,两眼就看尽看饱了,一清二白的东西,倒是横看竖看看不够和看不透。主人家讲,这个砚,做工其实很精到,你看着,木制的御砚,严丝合缝纹丝不动的,日本人做东西,还是厉害。是在日本的一个小拍上,我听了小小惊奇,做个木制盒子,不是天生应该严丝合缝的吗?难道还犬齿交错坑坑洼洼?砚石都可以雕得精微,木盒子有什么难呢?这幅小砚,底部刻着赤间关三字,亦是粗笔豪刻,跟满屋字款砚的精髓,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摩挲再三,开口问主人家,这个,可以卖给我吗?请说个价钱。主人家闻言,一愣,大约完全没有想到,会有客人要买这种日本砚台。想必是因为我是老友带去的客人,躊躇千

的钢铁厂,这次的聚会上,老工人告诉我,俞康意是三钢的“电工王”。数据表明,上海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向全国其他省市支援了百万各种技术人才与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回忆在钢铁厂的青春岁月

何亮亮

一位朋友在旧书网居然买到了这本书:三明钢铁厂工人创作的诗集《金瀑飞红》,福建人民出版社1976年9月出版,其中大部分是短诗,同名的长诗作者是龔柳年、李建寅、邱继跃和我,此类创作在文学方面不足取,但在我们这些当年的工人,却是人生的一页。书的编后记提到支持和帮助此书写作和出版的孙绍振和刘广义,前者是福建师大中文系教授,后者是上海到三明的支内职工、后来在当地文化局工作,他们都是上海人。

在庆典上遇到当年同车间、同宿舍的刘金宝,他退休前是省劳动模范,当年车间的工友都已退休且多回到老家,能够遇到刘金宝,也是延续的缘分。

在工厂自学的条件也比农村好得多,市里的新华书店能买到新书例如当时在国际上引起关注的上海出版的《新英汉词典》和《英语900句》,厂里的科技资料室可以看到美国的《大众科学》。车间办公室可以看到《参考消息》。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后,甚至美国电影也上映了,记得电影《车队》就吸引了大批青年工人排队买票。当时我还从外文书店购买了美国共产党的报纸,翻译了一篇国际问题的短文寄给上海的《摘

2014年,在经过两个学期的试验之后,李同新理事长正式向益善基金理事会提出,在大理的公益助学活动中,增加乡村儿童阅读推广的“悦读计划”,并把它作为益善基金的主要项目,得到了理事会的批准。听到这个消息,最高兴的是我,我切身地知道,阅读推广计划的实施,对于云南大理的孩子,尤其是对于白族、彝族山区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到九岁的时候,还不会说汉语。三年级下学期,父亲把我转到洱源县城上学。有一天上午放学时,老师交代了一件事,我听不懂,但知道是要求我们下午做什么事,回家跟父亲一说,他放下锅铲,跑到我一个同学家去问,才搞清楚是老师让我们下午都带上笤帚和畚箕,参加全校大扫除。父亲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想出一个办法教我“你把语文课本上的字用洱源话的腔调说出来,就是汉语,把洱源话转成语文课上老师念的腔调来听,就能听懂了!”我用这个办法试着来,一个月内学会了说和听汉语。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书本奇缺,学生基本没有什么课外书可读。小学五年级时,开始有作文了。有一天,老师好像已经忍无可忍了,在课堂上公开批评我的作文是“要多短有多短,再大的事两三句话就说完了,干巴巴,没意思”,还说别看我下次考第一,如果作文写不好,以后各门功课都不会学好的。让我放学后去找她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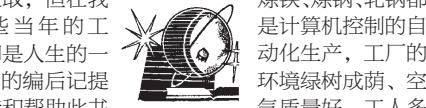
我惴惴不安地磨蹭到老师在学校里的宿舍时,她正在择菜,见我来了,顺手把凳子上的几个本子递给我,让我回去好好看看,特别交代我要多看看那本红色封面的日记本,“学学人家是怎么写作文的!”我回去后先认真地看了那

译(哲学社会科学)》,发表之后,非常高兴,这些都在为以后从事媒体工作做了准备。

在这次庆典上与当年的工友龔柳年相遇,他说起当年我们四个青年曾经合作写了一首长诗《金瀑飞红》,还出版过,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最近

四十多年前我在三钢的时候,工厂的钢铁年产量只有十几万吨,工厂的环境恶劣,高炉黑烟滚滚,轧钢的机械化程度低。今天这个工厂已经是全国钢铁二十强之一,年产钢超过千万吨,年收入超过百亿。新的炼铁、炼钢、轧钢都是计算机控制的自动化生产,工厂的环境绿树成荫、空气质量好,工人多为大学毕业生,各级管理层都是专业技术人员。问起厂领导,现在三钢的技术水平与日韩相比如何,答曰:超过它们。三钢正在东非的肯尼亚筹建一座钢铁厂,更是以前不可想象的。

这次重返旧地,看到留下青春记忆的三钢崭新的风貌,心潮澎湃,乃以短文记之。



冯道,五代时人。出将入相,历四朝,佐十帝。欧阳修、司马光、王夫之等以此少之。

然冯道未可轻。冯德业可称,时人仰之。为人所尤者,未能始终一君,此腐儒之见,或烈士借题发挥之见。五代之时,君主更迭如走马灯。处乱世,欲始终于一君而难得,此岂冯之咎。

若以时下职业经理人之角度看冯道,或可豁然。

五代之冯道

卞建林

王崢嵘

阅读,把世界呈现给山里孩子

个红本子,那是老师以前学生的周记本,看了后有恍然大悟的感觉,人家写下雨这么一件小事,竟然写出了四百多字,竟然可以用上“倾盆大雨、天像漏了一样、风助雨势,雨借风威”这些些词语,我突然明白写作文可以想象,还可以就一事说上许许多多的各种话,我明白了怎么可以把作文写长了。另外几本书是老师给她女儿订阅的《少年文艺》和《儿童时代》,这几本杂志为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让我知道除了乡村和县城,外面的世界大得很,外面的小朋友比我们这些人幸福多了!从此,我开始了自己找书看的历史,父亲咬牙给我订了份双月刊的《儿童文学》。我省下每星期的一角钱零花钱,在小人书摊上两分一本地租看了全套《三国演义》小人书。假期里,在故乡的田野中,有了一个在田埂上边放马边看书的少年。到初中时,我把当代课老师的二哥订的《十月》《当代》《收获》一期不拉下地全看完。我的语文成绩一直第一,作文基本都是范文,更重要的是,一个从来没有去过城市的白族孩子,充满了对外面的世界,对大城市的想像和渴望。在我十八岁的时候,第一次坐公交车,第一次乘火车,第一次用普通话和人交谈,都没有任何心理的障碍。

那些大理山区的小学生们,因为有了我们基金会给他们赠送的图书,不仅成绩上去了,而且,他们会在养成爱看书的习惯的过程中,同我一样,以开放的心对待世界。未来,不仅是城市的小朋友,同样是山里小朋友的。

海马应归哪一类动物?明请看本栏。

责编:殷健灵